

冰心

作品集

精选散文 杂感 散文诗



夕照里，牛羊下山了，小蚁般缘走在青岩上。绿树丛颠的嫩黄叶子，也衬在红墙边。——这时节，万物都笼盖在寂寞里，可曾想到北京城里的新闻纸上，花花绿绿的都载的是什么事？

1000



THE U.S. AIR FORCE, AIRCRAFT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TEST CENTER,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OHIO 45433-3901
U.S. AIR FORCE, AIRCRAFT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TEST CENTER,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OHIO 45433-3901



冰心

作品集

精选散文 杂感 散文诗



夕照里，牛羊下山了，小蚁般缘走在青岩上。绿树丛颠的嫩黄叶子，也衬在红墙边。

这时节，万物都笼盖在寂寞里，可曾想到北京城里的新闻纸上，花花绿绿的都载的是什么事？

人民日报 出版社
RENMINRIBAO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精美散文/刘泽学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208-104-1

I. 中...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8426号

总书名: 中外精美散文
——冰心作品集

主 编: 刘泽学

责任编辑: 孙琳

出 版 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武汉兴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32开本

印 张: 96印

字 数: 1920千字

版 次: 2006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06年4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5000-10000

标准书号: ISBN7-80208-104-1/I·017

总定价: 165.6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编
者
的
话

作为文学发展长廊中的一种重要体裁——散文，也像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在文学史上，有其光辉的历史地位。

有人说，好的散文清新得像萋萋芳草，绚丽得如同璀璨的霞光，纯真得犹如初生婴儿的吻，深邃得仿佛韵在骨子里的诗。

走进中外文学史林，你一定会惊叹散文之园的辉煌与不朽。从古到今，真可谓名家云集，佳作荟萃。而现代散文正是古代散文的必然继续和飞跃发展。

《精美散文集》精选名家名篇，力避无名之作，让最优秀而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进入青少年朋友的视野。在编选过程中，参考了多家著述。由于涉及面广，恕不一一注明。

愿本书成为广大读者进入散文优秀作品殿堂的一道彩虹！

编者

目 录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1
我的祖父.....	4
我的父亲.....	7
晨报……学生……劳动者.....	10
我入了贝满中斋.....	11
一只小鸟.....	18
我到了北京.....	19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24
我的童年.....	25
童年杂忆.....	35
山中杂感.....	43
图画.....	44

回忆.....	45
一朵白蔷薇.....	46
美的北京街头.....	47
梦.....	49
梦的启发.....	51
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	53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	56
往事(一).....	59
往事(二).....	77
一只木屐.....	102
忆意娜.....	104
闲情.....	107
新年试笔.....	109
一日的春光.....	111
樱花赞.....	114
默庐试笔.....	118
寄小读者(节选).....	122
再寄小读者(节选).....	176

还乡杂记(节选).....	181
从“到此一游”说起.....	187
观舞记.....	190
三寄小读者(节选).....	193
寄小读者的信.....	200
给当代青少年的信.....	202
我的大学生涯.....	204
走进人民大会堂.....	213
漫谈“学贯中西”.....	215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218
花光和雪光.....	220
只拣儿童多处行.....	222
海恋.....	224
腊八粥.....	228
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	230
呵,团城的珍珠.....	232
石像.....	234
光辉灿烂的虹桥.....	235

新春寄语.....	237
由春联想到联句.....	238
我梦中的小翠鸟.....	240
我的故乡.....	241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堂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堂，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

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撅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了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出国留学了。

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贯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



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太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薰鸭。这“苏苏”

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薰鸭店名。这熏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召离家的时候，我因为要读完女子师范的第二个学期，便暂留了下来，母亲怕我们家里的人会娇惯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会让我的奶娘（那时她在祖父那里做短工）去叫我。她说：“莹官，你爷爷让你回去吃龙眼。他留给你吃的那一把龙眼，挂在电灯下面的，都烂掉得差不多了！”那时正好我的三堂兄良官，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从兵舰上回家探亲，我就和他还有二伯

母屋里的四堂兄枢官，以及三姐，在夜里九点祖父睡下之后，由我出面向四叔母要出那副麻将牌来，在西院的后厅打了起来。打着打着，我忽然拼够了好几副对子，和了一副“对对和”！我高兴得拍案叫了起来。这时四叔母从她的后房急急地走了出来，低声地喝道：“你们胆子比天还大！四妹，别以为爷爷宠你，让他听见了，不但从此不疼你了，连我也有了不是，快快收起来吧！”我们吓得啫啫连声，赶紧把牌收到盒子里送了回去。这些事，现在一想起来就很内疚，我不是祖父想象里的那个乖孩子，离了他的眼，我就是个既淘气又不守法的“小家伙”。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



我的父亲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的“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1914～1915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

□□□□□□

□□□□□□

东沟决战甘前敌
威海逃生岂惜身
人到穷时方见节
岁当寒后始回春